

中国档案出版社 / 出版

王晓华

孟国祥 张庆军 编著

# 国共抗战大肃奸

- 这仗没法打，遍地都是汉奸
- 杀鸡儆猴，拿殷汝耕开刀
- 手枪·斧头·毒药 一个令人叫绝的陷阱
- 戴老板抓肃奸大权
- 陈公博亡命日本
- 周佛海七十二变
- 蒋介石下令惩办汉奸
- 梁鸿志泪别娇妻幼女
- 特赦中的黑幕

# 国共抗战大肃奸

王晓华 孟国祥 张庆军 编著

中国档案出版社

1995

## 下篇 国民党抗战肃奸录

# 目 录

## 下篇· 国民党抗战肃奸录

- 刘峙说：“这仗没法打，遍地都是汉奸”…………… (1)
- 殷汝耕率先树起了汉奸旗帜…………… (13)
- 沐猴而冠，你方唱罢我登场…………… (23)
- 淞沪战场，鬼影憧憧…………… (38)
- 恶狗争食，梁鸿志又抢着登台了…………… (59)
- 随着战火，汉奸如影附形，武汉战场，他们也不甘寂寞…  
…………… (67)
- 杀鸡儆猴，拿殷汝耕开刀…………… (79)
- 国民党敌后肃奸行动一瞥…………… (85)
- 大后方肃奸行动的开展…………… (94)
- 手枪·斧头·毒药…………… (96)
- 一个令人叫绝的陷阱…………… (118)
- 招降纳叛，以害为用…………… (138)
- 头痛医头，舍本而逐末…………… (144)
- 天皇决定：无条件投降…………… (147)
- 陈公博宣布：南京伪政府解散…………… (150)
- 戴老板抓肃奸大权…………… (154)
- 今井武夫到芷江…………… (158)
- 陈公博亡命日本…………… (163)
- 何应钦要求引渡汪伪巨奸…………… (166)

● 周佛海七十二变·····	(171)
● 蒋介石下令惩办汉奸·····	(179)
● 陈璧君、褚民谊被诱捕·····	(186)
● 任援道出卖梁鸿志·····	(195)
● “鸿门宴”·····	(198)
● 戴笠带走了汉奸们的希望·····	(205)
● 陈公博不堪回首·····	(212)
● 汪夫人倒驴不倒架·····	(219)
● 褚民谊好不甘心·····	(224)
● 周佛海南京受审·····	(229)
● 汉奸的“爱国”理论·····	(233)
● 梁鸿志泪别娇妻幼女·····	(243)
● 洋人纷救刘玉书·····	(253)
● 来自舆论的力量·····	(258)
● 缪斌，乌嘴骡子卖成驴价钱·····	(264)
● 陈公博：我随汪先生去了·····	(268)
● 褚民谊自诩好头颅·····	(271)
● 毙一人吓死三人·····	(274)
● 梁鸿志临刑前说：我还可以抗告·····	(280)
● 殷汝耕死前念佛超度·····	(283)
● 丁默邨在雷声中死去·····	(289)
● 群奸的可耻下场·····	(294)
● 特赦中的黑幕·····	(308)
● 恶梦·大结局·····	(313)
● 后记	

## ● 刘峙说：“这仗没法打，遍地都是汉奸。”

“军刀既已出鞘，岂能不带血而归。”

这是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，日本军队中普遍流行的一句格言。

随着卢沟桥事变的隆隆炮声，这柄利刃锃然而出，刺向了中国的腹部。

北平危急！

华北危急！

7月8日，中共中央通电全国，实行抗战。

蒋介石终于拍案而起了，1937年7月17日，他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演说，宣布《对于日本的一贯方针与立场》，他声明：

“我们既是一个弱国，如果临到‘最后关头’，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，以求国家生存。那时节，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，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，便是整个投降，整个灭亡的条件。”

……

“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，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，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。”

蒋介石的应战，让日本人感到了恼火。

日军援兵源源不断而来，华北驻屯军第一军军长香月清司率领他的虎狼之兵长驱直入，7月26日，攻占廊坊；27日，犯南苑；29日，陷北平；30日，夺天津。至此，华北门户洞开，香月以其主力沿平汉线北段而下，其气焰之嚣张，让人有不可一世之感慨。

蒋介石升帐点兵，他选中了有“福将”之称的刘峙担任第二集

团军总司令，负责平汉线北段战事，以图遏止日军进攻势头。

刘峙，字经扶，江西吉安县人氏，为蒋介石“黄埔八大金刚”之一，能征善战，当年平定广东，他率领黄埔学生军，打淡水，战棉湖，战功赫赫，特别在华阳一战中，出尽风头。当时，陈炯明部主力万余人由鲤湖、棉湖夹击刘峙于华阳，刘于形势危殆中，不守反攻，突然插入敌军之结合部，横冲直撞，一举破围。战后，蒋介石也忍不住夸赞说：

“华阳一役，为成败最大关键，其重要性不下于棉湖之役，今刘团长能出奇制胜，转危为安，诚革命前途之大幸也。”

在北伐战争中，刘峙也有不俗的表现，龙潭一战，是孙传芳与南京国民政府的生死战，当时刘峙还在杭州，闻讯后立即乘火车赶赴南京，途中列车被撞，头部负伤，刘峙负创而进，率部及时地投入了战斗，最终赢得了这场大战。

在以后的一连串军阀混战中，刘峙更是威风八面，鲜少败绩，尽管某些仗赢得侥幸，但光靠取巧是打不败对手的，“福将”的称号没有半点讥讽的味道。

所以蒋介石委托以如此重任。

在平汉线北段，刘峙一连布下三道防线，第一线为房山、固安等地区，由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和万福麟第五十三军防守；第二线为安新、漕河、满城，由关麟征第五十二军防守；第三线为正定，由商震第二十集团军和独立第四十六旅防守。

第一线很快被日军突破。

刘峙并无惊慌，孙连仲虽称勇将，所部也是原西北军之劲旅，但毕竟属于杂牌，万福麟就更不值一提了，暮气沉沉，已不复当年横行关外之神勇。

只有他的五十二军令人骄傲，该军下辖两师，军长关麟征自兼二十五师师长，第二师师长为郑洞国，两位俱是黄埔一期生，所部又是正宗黄埔嫡系，兵精将勇，足可一战。

担任第二道防线突破任务的是日军土肥原之十四师团，川岸之二十师团。

这个土肥原，可算是地道的“中国通”，1912年陆军大学毕业后，任陆军参谋本部副官。第二年就以外交武官的身份被派往中国工作。1922年至1926年再次被派往中国，担任收集情报工作，逐渐成为日本在中国特务组织的头面人物。土肥原的活动能量大，诡计多，无孔不入，兴风作浪，策划侵占中国东北的“九·一八”事变有他，策化成立“满洲国”有他，将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从天津诱胁到长春又是他，迫使察哈尔民政厅长秦德纯签订《秦土协定》，炮制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也是他。他的触脚，伸向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，达官贵人，贩夫走卒，只要有其利用价值，他无不与之周旋。

现在，由他担任进攻保定的主力，正是有了用武的机会。这块土地，他已不知来过多少次，化装过郎中，化装过商人，化装过游民，化装过阔佬，他手下的特务，星罗棋布地撒满各处。人情风俗，地理形势，他了如指掌。在他的指挥部，挂着的那张军用地图，甚至比刘峙所用的，要精确得多。

除此之外，他还有一支“隐形”部队，这就是——汉奸。

在满城东郊，有一户亦耕亦读人家，三五间青砖大屋，掩隐在一片浓荫下，显然，这是一家富户。

屋主人约50多岁，略显憔悴的脸上虽带有田间劳动的痕迹，但举止神态不脱斯文，他的父亲晚清时曾中过举人，本人也幼读诗书，可谓诗礼传家。

主人姓徐，生有四子一女，除女儿嫁至保定，小儿在徐水县府做事外，其余三子均在家务农。说起小儿子，既是徐家之希望，又是徐家之担心，屋主人不禁忧心忡忡。

小儿名振东，乃振兴东方之意。出生不久，其母一病而亡，做父亲的对他宠爱备至，期望殷殷。从小教之以四书五经，稍大送进城中新式学堂，刚过弱冠之年，又远渡东瀛，负笈日本，指望他异地学



艺，上报国家，下光门楣。

徐振东在日本4年，未学会富国强兵之术，未习得农工经商之技，却混迹于市井烟花之地，与一日本下女同居。可怜老父在国内节衣缩食，卖田卖地，为他筹措旅日所费，全被徐振东虚掷了。

当时的生活费并不高，在东京，一个留学生一年有300元，也足够生活所需了，但这笔钱，在国内却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一年开支，徐家尽管殷实，每年支出这笔钱也实在不轻松。

尽管如此，徐氏却手头支绌，他始终未能混进一所象样的学校，也就谈不上什么助学奖金之类的收入，只能多方告借，有日人质之何时能够归还，徐氏昂首作答：

“不见归国者多为高官，来日必当加倍奉还。”

回国后的徐振东很快失望了，他既没有一纸过得硬的文凭，又没有得力同学加以援手，尽管满腹空空，却自以为去日本镀了一层金，总不能再回家务农吧。上北平，走天津，下保定，四方钻营，各大学府，各大衙门，理所当然将其拒于门外。

他在咒骂，他在怨恨，骂天道不公，恨怀才不遇（尽管他无才）。他无脸回乡见父老乡亲，终日闲游在徐水城的酒馆茶肆，以酒浇愁，放言无忌。

他的行径被一个日本人注意上了。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以后，日本人侵占了关外，下一个目标，就是华北了。如今的华北，日本特务已如过江之鲫，难以胜数，既使徐水这个小地方，也不例外。

这个日本特务的来历徐振东本人也不清楚，只知道他叫矢野，东京人氏，长得粗矮强壮，中国话虽然说得略嫌生硬，却还辞能达意，三言两语和徐氏套上关系后，两人干脆用上了日本话。

矢野夸奖说：徐的东京话味道纯正，他还以为碰到同乡呢，不由兴起思乡之情。说着、眼睛竟起了一片湿润。

徐振东洋洋得意，在日本4年，他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这口

流利的日本话，整天与那位东京下女混在一起，那口音自然也带上了东京味了。

了解了他的怨恨后，矢野沉吟半晌：

“徐，我们的关系应该是亲密的，你的，去过我的家乡，我的，现在在你的家乡，你有困难，我应该帮助。”

徐振东大喜过望，他知道这些日本人的能量。

果然，没过多久，徐振东就进入徐水政府的教育科，这固然于他的奢望、野心相距遥远，但也算差强人意了。至少不再无所事事，不需回乡务农了。在家乡父老眼里，也算是吃官家饭的人了。

“七·七”事变爆发不久，随着战事的扩大，徐水，已经嗅到浓烈的战争气味了，各级政府机关，已经准备南撤，徐振东也在收拾行装，打算回乡下避避。

矢野走进了他的房间。

留下了一叠现钞，一番交待，一把信号枪。

徐振东失去的，是一颗中国人的良心。

这几天，他天天早出晚归，一身臭汗地蹬着一辆半旧的自行车，奔波于铁道线两侧。

刘峙的军队调动频繁，他不惮其累，象鱼儿逐食潜行在后，用眼观，有心记，有耳听，用嘴打探。

没有人怀疑过他，他那一口当地话，他那一付政府机关人员模样，他那衬衣上别着的国民党党徽，都给了他很好的掩护。

他发现了秘密，发现了破绽。

自第一道防线被突破之后，刘峙数电中央请援，要求“至少增加中央军两师不可。”军政部长何应钦回电说：“现在沪战激烈，中央部队一时不能北调，在川桂军未集中以前，应就现有兵力，努力支撑，与敌持久。”蒋介石不放心，又专门给刘峙下了一纸手谕：“我军应在保定附近与敌决战。”

对蒋介石命令，刘峙一向遵奉惟谨，他以徐水为突前阵地，加

强守备，希望能如何应钦指示的那样，争取时间，在保定一带集中兵力，与敌会战。

未想到徐水的失陷快得令人惊讶。

这与汉奸的活动有关。

徐振东并不懂军事，当他接受失野交给他的任务时也有犹疑。

失野递给他一张地图：

“这容易，哪儿有你们国家的军队，你就在这地图上标一个记号，注上大致的兵力和装备情况。”

几天干下来，他居然也看出了门道。

在他这张地图上面，星星点点记号之间，徐水东侧，明显有一块空白，他在大中午顶着烈日跑了一趟，发现那一带有一片一望无际的青纱帐，正利于隐蔽。他把看到的一切，都绘上了地图。

他的忙碌，引起了他父亲的注意，小儿子最近的行为太反常了，趁他不在的时候，翻开了他的东西。

他看到了那张地图，那把信号枪。

徐老汉不是目不识丁的庄稼汉，走过府，进过京，有些见识，这些东西干什么用的，他能想象出来。如今兵慌马乱，谁都怕惹事非，他那个小儿子却整天在外而游荡，原来干得这等事。

他唬起了脸，将那些东西摔到儿子面前。

徐振东有点惊慌，也有点恼怒，他的父亲指着他：

“食君之禄，忠君之事，你不要身为中国人，做那背叛老祖宗的事。”

“你懂什么？”徐振东吓得连忙朝屋外看，他的哥嫂都住在家中。

“我不懂，这地图上画得是啥，是不是准备献给日本人的，还有这手枪，你什么时候弄到这杀人的家伙。如今中央军的队伍在这里与小日本开仗，你却里通外国，羞死祖宗先人了。”

徐老汉越骂越生气，竟止不住泪水纵横。从小饱读诗书，民族

感、自尊心让他不能忍受这一切。他情愿报告给锄奸队，也不能留下这畜生。

见父亲真正动怒，徐振东才开始害怕，大战在即，做密探被抓住，是要杀头的，他的父亲能做出这种大义灭亲的事。“孔夫子的书把他读呆了”。他在心里骂道，脑筋却突然转过弯来。脸色一换，郑重而诚实，骗他的父亲说，这些，都是“上面”交待的。

“上面？”徐老汉不解其意。

徐振东指指胸前的徽章，“我是吃官家饭的，能不不为政府做事吗？这张地图是为我们的军队用的。”

徐老汉还不能释疑，指着那把信号枪问：“这又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这也是上面发给我做防身用的。”徐振东欺他的老父亲辩不清手枪和信号枪之区别。

徐老汉释然了，他甚至还为儿子感到骄傲，提醒说：

“这件事连你的哥哥嫂子都不要给知道，好好干你的吧。”

徐振东确实是好好干了。几天后，那张地图通过矢野之手到了日军那里，日军进攻徐水时，正是利用徐水东侧那块空隙，在青纱帐的掩护下，突然杀到守军的鼻子底下。

徐水失陷了，日军兵分数路，侧袭，兜袭，抄袭，如入无人之境，对这一带熟悉得象自己家一样。

由于徐水的过早失陷，布署在安新、滹河、满城一带的中央军防线顿感吃紧。

这道防线长约70公里，至少需要10个师左右的兵力才能胜任，仅五十二军怎够使用。关麟征也是一位名将，根据日军的进攻态势，以满城西北高地为依托，构筑成正面防御，吸引日军于此，以减轻侧翼兵力不足的压力。

日军却偏不上当，蹈隙乘虚，如水银泻地，你哪儿薄弱，他就攻向哪里，处处插向你的要害。关麟征指挥部的那张兵力配备图，就象摊在日军指挥官眼前一样。

地图没有被偷去，汉奸的眼睛却布满了这战场的四周。守军的一举一动，都留在他们那罪恶的瞳仁里。

赵宝富，山东人氏，那年刚好40岁。10年前，他在“狗肉将军”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当兵，也混了个一官半职，管着百十号人，别小瞧他这个区区小连长，也是吃香的喝辣的，没少快活。

北伐战争发动后，他的好日子不长了，1927年秋，直鲁联军被蒋介石的部队打得落花流水。赵宝富记得很清楚，当初与他们对阵的就是现在的第二集团军司令刘峙。刘峙把他们沿着津浦路一直往北赶，简直没有还手之力。赵宝富所在的连被打散了，他虽然没有做俘虏，跟着跑到河北。但光杆一个，连张宗昌都自顾不暇，安有余力顾及部下，所以，赵宝富一跺脚离开了部队。

他也不想回老家了，妻子在战乱中死去，父母已亡故了，流落在保定附近。恰巧当地一姓王的人家，薄有家资，女儿新近守寡，又膝下无子，见赵宝富身强力壮，五官端正，干脆招赘入门，也算是有了半个儿子。

这10年来，日子过得既平安也平淡，赵宝富却不甘心，他是在外做过官的，吆喝过人的，欺男霸女是习惯了的，如今做了倒插门女婿，往日的威风没有了不算，还遭人讥笑，轻视。中国的某些旧观念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反映得特别强烈。

赵宝富把这一切都归罪于中央军，反而怀念在张宗昌手下当兵的日子。现在，国民党军队被日本人打得晕头转向，他从心里反而有一丝快感。

由此可见，此人的私欲已经蒙蔽了人类最起码的是非观念。在旧军队的大染缸里，他的心已全熏黑了。

他不仅是咒骂几句国民党军队，而且付之行动。

大概是七月中旬的时候，他弄了一批草席贩到保定城去卖，今年夏天来得早，这东西应该是好卖的。

但战争已经迫近，谁还有心思啊。连着几天，草席也没卖出几

张，城里的人却陆陆续续开始逃亡了。

炎炎烈日下，他被晒得满头火起，正打算收拾摊子回家。

一个穿着白府绸的中年汉子站在他面前。

“连长，还认识我吗？”

赵宝富摇摇头，面前的人衣着整齐，头发又滑又亮，象个商人，他记不清了。

“赵得贵。”来人报上了姓名。

赵宝富恍然，此人原是他连里的一位排长，想不到现在混闹了。相形之下，他感到自惭形秽。

两个人来到一家小酒馆，几杯酒下肚，两张脸都红了。

赵宝富长叹命运之不济。

“这有何难，只需靠上日本人，想阔还不容易。”赵得贵拉他下水了。

“妈的，我倒不怕顶这顶汉奸帽子，只是干这事太冒险了。”

“我们过去当兵打仗不是玩命？这10年来，你的胆量都到哪儿去了，瞧日本人那架式，刘峙能挡得住吗？那小子当年打我们威得狠呢。”

赵得贵掏出几张票子，继续鼓动：

“干吧，别犹豫了，这地方过几天就是日本人的天下，咱们先走一步，今后还不被日本人看重。”

见对方收起钞票，他又叮嘱他多找几个人一块干，有什么情报转交给他即可。

王二秃是保定城一名数不上的小混混，他既无力又无胆，人人都敢欺负他，拍他的秃头取乐。

他没有职业，只靠为人家做些短工谋生，只要混得三餐肚圆，就心满意足了。

别看他在城里萎萎缩缩，欺负进城的农民可是神气活现，刚刚从瓜摊上抢得一只香瓜，几口啃光了，却意犹未尽。

赵宝富走过来，一张钞票晃了晃，王二秃已经是叫干啥就干啥了，即使烧他祖宗牌位眼睛也不眨。

赵宝富拉得第二个人却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，此人是他妻子的一门远房亲戚，住在农村。

此人说起来也可怜，壮年丧妻，只有一个女儿，父女俩相依为命，历尽艰辛。好容易女儿长大成人，说了一门亲事，做父亲的也觉得对得起死去的妻子，尽了自己责任了。

谁知祸从天降，两年前，一支国民党军队从这里路过，他的女儿正从田里回家，半道上被几个兵截住，拉到僻静处，给糟蹋了。一朵鲜花枯萎了，一个生命结束了，女儿含羞带愤自尽了。

从此，这位做父亲的失去了生趣，失去了他那不多的，仅存的希望。他的心里只有恨，只有为女儿报仇的欲望，他不知道那几个糟蹋他女儿大兵的名子，他只知道，那是国民党的兵。

所以，赵宝富略一挑唆，这位农民已经是两眼喷火，答应的非常干脆。

家仇焉能与国恨等同，因私而害国，这已不是普通的报复，而是罪恶。

踏上这只贼船的还有一个人。

吕斯平是一个纨绔子弟，他一心想发财，发大财，花天酒地，妻妾成群。

但是他生财无道，上一辈留给他的财产已挥霍一空，近来又迷上了保定城的一位暗娼，却苦于囊中羞涩，已难讨得对方的欢心。

所以，他现在急需要钱，只有钱，才能在那种地方买回尊严，买回笑容，买回殷勤侍候，买回投怀送抱。

赵宝富找上了他，告诉他挣钱容易，只要……

色迷心窍，吕斯平已无耻到没有什么事不敢做的。

各种情报、消息，源源集中到赵宝富手中。他是当过兵的，有一定的战斗经验，对部队情况也有了解。所以，经他搜集，分析，整理

过的情报就特别显出份量。守军各部番号、兵力、配置、武器装备，等等，一一罗列清楚，详加注释，赵得贵见了喜不自胜，抖着这份情报眉飞色舞。

“干得太好了，就凭这个，日本人来了还不要多赏兄弟们几个。”

所以，刘峙这仗就难打了，处处被动，处处失先，一溃再溃，连他自己也不明白，以前一直伴随着他的“福气”哪里去了？他确实对这场战争产生了恐怖，对面前的敌人感到了胆怯。

如果责刘峙怯战尚有可说，但关麟征绝不是胆小鬼，该部的一些将领，如郑洞国、覃异之都是他黄埔同窗，百战骁将。当年在长城抗战时，荒山野岭，尚与日军精锐打得难解难分，虽败犹荣。如今在自己的人民中间作战，占尽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，却反而左右支绌，被动挨打，委实难解。

譬如说，关麟征想吸引敌人于正面，主力置于漕河一线，日军却偏偏以全力先袭满城，使刚刚调防的陕军冯钦哉的十四军团措手不及，弃城而逃。然后从侧翼威胁五十二军防区，遂使郑洞国师陷入苦战，孤立而无援，不得不含泪撤离阵地。

土肥原用兵真有如神助，立即长驱直入，直叩保定。他也不怕对方诱敌深入，打伏击，他胸有成竹。有情报表明，国民党军是真正溃败了，刘峙本人已经溜之大吉。因此他十分放心，既知己，又知彼，对方的作战意图他了如指掌，这仗如何打不赢。

汉奸的破坏性之大，活动之猖獗，一位曾经参加过平汉路之战的国民党炮兵军官有所领教。他当时在炮一旅供职，该旅是蒋介石新建炮兵的主要力量，装备和训练都是德国式的，蒋介石平时很少舍得用它，视之“捍卫京沪的骨干。”现在，为了打好保定会战，也忍痛送上了前线。

炮一旅到了保定，就遭到汉奸骚扰，中秋节那天晚上，炮队去领炮弹，日机恰巧就来轰炸。一时间，弹药库前后左右，一颗颗信号



弹冲天而起，显然不是一个汉奸所为。要知道，此时的保定城里城外，到处都是国民党军队，汉奸活动如此肆虐，也真令人惊叹了。

炮一旅在这场战斗中几乎没有发挥出象样的作用，他们象是缠在一架巨大的丝网中，裹手束脚。无论他们行动如何隐秘，就是起不到给敌人突然打击的效果。敌人总是适时地找到对付的办法，或截断弹药供给，或增加火炮，调换炮种，以更强的火力压住我方的发挥。有几次甚止悄悄摸上来，差点连人带炮一起掳去。汉奸的眼睛既然无所不在，日军的行动自然就让人有神出鬼没之感了。

刘峙的防线终于被日本军队全面突破了。9月24日，保定被日军占领，石家庄、邢台、邯郸、安阳等地相继沦陷，土肥原师团一直打到黄河北岸。

刘峙身为国民党高级将领，本应守土抗战，血战到底，但他丧师失地，一退再退，“枪停三十里，枪响百里三。”被时人讥讽了“长腿将军”，“福将”之称就此与他告别。

他本人也黯然伤神，为推诿责任，也曾找出各种理由，其中一条就是：“这仗没法打，遍地都是汉奸。”

他的话固然有所夸张，却也道出了某些事实，自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日军的侵略目标就圈向了华北。在这块土地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、物力。制造汉奸，就是其具体活动任务之一，或金钱勾引，或私利相诱，或武力危逼，各种手段应有尽有。加之国民党统治腐败，怨满人间，一些人或为钱财，或为利欲，或为怨恨，而忘却了国家、民族的利益，卖国求荣，卖身投敌。象徐振东、赵宝富、吕斯平这样的汉奸不知凡几。据1941年国民党对活动在鲁中一带的除奸小组调查统计，就有2044个小组，6755名工作人员。仅山东一地，国民党就投入如此巨大的力量，对付汉奸，其危害也就可想而知了。而河北一带，汉奸的猖獗较之鲁省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据战后国民党司法行政部统计，河北汉奸案件审判过程中，计判处死刑者为9，无期者为23，有期者为489，缓刑者41。这个数字尽管远远不及